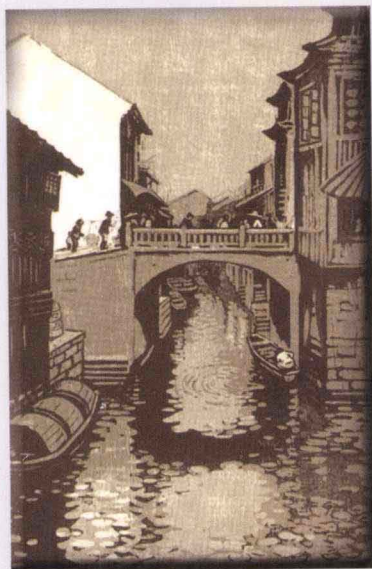


云边书话

【芳草如茵忆吐时】

云边书话



雲邊書話

「芳草如茵忆吐时」

无边书话

无边书话

张国云 著



无边书话

中国经济出版社
联合出版

大谷甄出版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边书话/张国云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7

ISBN 978 - 7 - 5136 - 0703 - 2

I. ①云… II. ①张… III. ①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3248 号

责任编辑 吴航斌
责任审读 贺 静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魏武挥鞭

出版者 中国经济出版社 大公报出版有限公司 联合出版
发行者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0703 - 2/I · 40
定 价 3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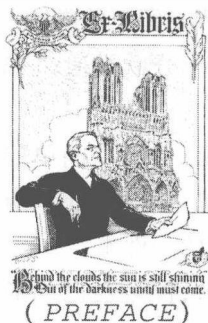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雲邊書話 · 自序 · 我的文学人生

文学人生。这个题目,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是象牙塔里的东西,可望不可及。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人们常说的:人生是一本书。父母就是出版社,身份证就是书号,这本书要告诉我们:带有文学的人生才精彩。

在时代高速发展当下,文学已成为人生的精神火焰,燃烧成一个民族的思想之花,一个民族的智慧结晶,一个民族的情感记忆。

我庆幸自己能爱上文字,令平凡的工作之外,有了更加新鲜活力。前些天,与人民日报原总编郑梦熊、作家出版社副总编潘宪立、著名作家张延竹等一起,参加袁亚平文集首发式暨研讨会。浙江作协程蔚东主席有一句话很精辟:如果过去是靠量的扩张,写了十多本书,那么现在要靠质的提升,把十多本变成一本书的时候了!

这道“把书越写越薄”的命题,对作家,无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也对作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迄今为止,我在这个码字方阵中,先后出版了四、五十本经济与文学的书籍。

作为我如何把这几十本书浓缩一本？可能，用最简单、最机械的做法，就是通过厚积薄发，将过去的每一本书，最精辟或最精华的部分抽出来，让人们在我一路狂奔的影子中，能锁定或找到我留下的脚印。

因为有一次，我与著名作家陈丹青谈起鲁迅，他十分欣赏道：“先生的序与跋，独步古今，那种好法，真是品性毕露。”

今天我在这里的浓缩，又不只是对我过去的书写，做一个简单的减法或除法。我总以为人生苦短，最终能留得下来是书，是思想。所以，长期以来，写作成了我在八小时工作之外，最愿做的一件事。

坦率地说，我无需在这里炫耀。作为一名探索者，探索自己的道路。这条路，惟有满足我梦的欲望，才会成为我笔下的文字，并能百折不回抵达诗意，不屈不挠走进真实。

只有这样，这本书，才能比命更长。

从未来看，任何一本书，还必须努力做好加法或乘法，即对写作要引进“增值服务”的理念，不断提升作品的附加值和含金量，给人一本书胜过万卷书。我想从现在开始，为打造“精品工程”热身，相信人们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我新的更好的东西。

我不知道，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文学这条路，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迟了。

好在我写作，没有什么功利，把人家喝咖啡下馆子的时间，拿出来码字，人生感到特别踏实。

请别笑话，从深深浅浅的脚印中，人们一定会比我得到更多更有意义的文学启迪。

——一根救命草，催生我的文学萌芽。我生在江南，还没有见到西子湖畔清风薄雾，就与哥哥姐姐一起，回到祖籍地苏北的爷爷奶奶身边读书。

爷爷奶奶家，座西朝东，门后一条小河，青瓦白墙，木栅花窗。进门得先打开比人高的腰门。让我过目不忘的是，大门两旁，悬挂着一副对联：安富尊荣，文章道德。后来我在山东孔府也见到了这副对联，发人深省的是，上联“安富尊荣”的“富”字上面少了一点；下联“文章道德”的“章”字下面一竖顶点。据说，这是过去孔府中专用的两个字，前者为“富贵无顶”，后者为“文章通天”，体现出孔府千百年来不同凡响的“公府第”、“圣人家”的气派。

两家对联,为何如此巧合,我真不敢多想。这里远离喧嚣的尘世,荣辱不惊,安宁平和。推窗远望,细雨朦胧中的古镇,成了一幅黑白水粉画,水声呢喃,人声呢喃,一种时空的错位,深深切切地袭上心头。

记得一个周末,我与姐姐在河边一起玩耍。哥哥看到运河上漂来一簇菱篷,他想摘菱角,结果不小心滑入河中。姐见状奋不顾身去救,但河坡陡峭,一失脚就跌入水里。

我当时才五岁,眼见哥哥姐姐在我面前蒸发了,我也不知天高地中,急忙跳进河里。在深不见底的水中,我抓到了姐姐一只手。但我却被没头没脑的水淹没了,大量的水随之呛入肺中,就在快要窒息时,最后挣扎中的我,突然抓到一根草。

此情此景,我永生不忘。就是这根草,一下子稳住了我急速下沉身体。顺着这根草的浮力,我的头探出水面。我拉着的姐姐,姐姐拉着哥哥的头也慢慢探出水面。

靠岸时,我这才发现,那根比筷子还细的芦苇根,也已快脱开河岸的薄土。上岸后,发现与我们一起的同伙,早已屁滚尿流逃离现场。

当地人说,这段河道每年都要死人。我们三人都不会游泳,但我们庆幸逃出地狱。到家后,哥哥被家人狠狠打了一顿,说:“你一人死啦,还要害姐姐弟弟一起去死!”

记得上小学,我的第一篇作文,写的就是《一根救命草》。应该说,那时我还不懂得什么是文学,但这件事,让我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人间真情!

一个字就是一个行动。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东西,进入作者的心灵端口,再次输送出来时候,可能就是文学。

——**一本血染的书,惊醒我的文学探秘。**我长在十年浩劫“文革”,但我比一般的人,多读了许多书。因为我爷爷奶奶的家,紧邻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我常常可以从学校封闭的书库里,偷到一些书。

读过书的外公,家里有许多藏书,记得二年级我就读完了外公家中的《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三大名著。参加造反派的姨夫,又经常把他抄家得来的书,偷藏一部分放在我家,这样也给了我偷阅的机会。

此外,爷爷有一条私家货船,时不时帮供销社,运送收购的废旧书籍,这也是我阅读的阿里巴巴。

在文学蛮荒时代,有一次,我得知一位同学手中,有一本《封神榜》的书。为了早日得到他,我就用手上闲书去换,不巧被他哥哥发现,就追打到我家里。

记得那是一个闷热夏季的晚上,哥哥得知情况后,挺身而出保护我。经过不知多少次你死我活的搏斗,我就不肯交给他们这本书。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一不偷二不抢,我就不怕你们。结果我脸上身上被打得体无完肤,汗水和血水把我手上抓着的书染得通红,但我决不肯松手。

一本书就像一个人,一定会影响许多人。我可能还难做到“读书破万卷”。

但文学之初的全部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一个词,一个语体,一旦庸俗化,就成了文学的对立物。

一本再好的书,形成流血事情,我不知道谁还能静心读下去。这次抢书事件,弄得我至今碰上他们,仍爱理不理。也就是这本血淋淋旧书,让我懂得一本书,是需要代价的。

甚至需以生命或鲜血作代价,才能获得一本有价值有人喜欢的书。

文无定法。“吵”也可能有好作品,但杰作的内在品质,还是文静的。

在这里,作为作者得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作为读者得有“踏破铁鞋无处觅”的抱负。

记得瓦雷里不知对谁说过:“一个人在决定性的年龄读了一本具有决定性的书,他的命运将由此而改变”。

书读多了手就痒。或许我就是这一被改变命运的人!

——一条老师评语,激将我的文学向往。书看多,对我的写作影响特别大。记得11岁上初中时,我特别喜欢每周两节的作文课,特别喜欢老师布置命题作文。我认为这样公平,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是驴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我写的第一篇作文完成后,老师没有给分。当时我想可能是老师忘记了。第二篇作文完成后,老师仍没有给分。我想老师是不是

又忘记给分了。

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时我是全班岁数最小的，个子和胆子也最小的。所以，我不敢冒失找老师打听。待我的第三篇作文完成后，这次老师仅写了5个字：请不要抄袭。

这下我全明白了，老师原来是不相信我的作文水平。作为非常爱面子的我，当时老师的几个字就像压在我头上的几座大山，有口难辩。

但这五个字改变了我一生。

我心中不虚，半夜不怕鬼敲门，也不想找老师申辩。所以，“在读五个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

在作家那里，写作的对象应该是具体的。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都坚持写作，那时电紧张，更多在油灯下写，前额头发经常被灯烧焦，留下满屋发香。

老师的命题作文已满足不了我的欲望，我偷偷开始学习写诗写小说。记得当时写了我的第一部小说，有四、五万字，充满了“文革”中“三突出”的气味。

而此时，写作在这里，对我是一件“容易做”而不是“喜欢做”的事。

从长期来看，影响一个人成就的其实并不是喜好和热情，而且喜好往往很难精确定义；能够把事情做好则相对更简单明确，也更有意义，就是利用自己的所长，落实到对组织和他人的贡献上，和更多的人去分享知识。

这也会成就一个人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可以说，老师的评语是一个激将法，如一根无形的鞭子，让我终于找到了信心。

一部好的作品，要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也许写作，这是一条充满艰辛与坎坷之路。

但作为梦寐以求的事，我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来得这么让人自信。

——一封退稿信，成就我的文学之梦。庆幸我赶上上世纪80年代，一篇文学作品拥有千万读者的盛世。那时我才十多岁，文学的景气对我还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一支笔，我就能写出自己最新最

美的东西，仿佛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记得当时社会上，比较尊重文学青年。连投稿也是免费，即稿子写好后，套一个信封，或用报纸糊一个也行，然后直接投入邮箱。

那段时间，我成了当地发稿信或退稿信最多的人。走在路上，碰到邮局的人，都能喊得出我的名字。

作为作者，有退稿信是正常的，没有反倒不正常。文革的东西，写作对象更重要，如“三突出”，像我们这些刚涉世的孩子，真的难以把握。现在看，那时没有把握，反倒因祸得福。

一次，我那镇上的文化馆长，在邮局分拣员手上，看到一封沉甸甸的退稿信。由于封口脱开，他从散落的几页纸中，窥见到是我写的东西，感觉不错，觉得我有培养价值。

不久，文化馆长约请我到他家面谈，并向上鼎力推荐我，参加了当地县首届小说创作班学习。

暑假的苏北，高温酷暑，全县约十多位，或多或少具有成果的文学青年，集聚到当地著名的“五七”干校。我当时仅14岁，是该班最年轻的学员。

那时干校没有空调或风扇，白天得汗流浹背，聆听各路精英学者授课；早晚可以赤膊上阵，写作自己的作品。

那时干校也没有澡堂，傍晚得跑到河里洗澡。为了安全，学校每次都让当地的一名叫谢桦的武警，带着我下河。我的游泳就是那时学会的。

过去我写的稿纸，一直都是商店买的320格的。这次是我第一次使用到文人常用的500多格的大稿纸，在上面写字，就觉得不一样，觉得很有分量。

记得我写了一篇4万多字反映边防前哨民兵的中篇小说，由当地集结出版，还得到县文化馆表扬。一本塑料封面的笔记本，作为奖励品。

后来，我们这批学员中，我与夏坚勇都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夏坚勇《湮没的辉煌》的文化大散文，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成名还早。

有趣的是，那一时期的文艺创作都没有稿酬，甚至连署名权也没有。而作为文学青年们，仍干劲十足，激情澎湃——

我们的思想在深刻与肤浅中流动。

我们的青春在张扬与枯燥中辗转。

我们的作品在热望与迷离中徘徊。

——一只打死的狼，点亮我的文学人性光辉。1995年5月，我响应全国学习孔繁森的号召，参加了援藏大行动。在那连空气都吃不饱的高原，对那山那水那人那天涯路，我有了刻骨铭心的理解。

在一次无人区返回的路上，藏族司机看到草坝上有5只狼，问我怎么办？

我问当地动物保护条例有什么要求。说除狼以外，均不允许伤害。

我突然来了精神。掏出随车携带的冲锋枪，从副驾驶窗打出一个点射。听到枪响的狼，真的狡诈，5只狼分别向5个方向逃窜。

追谁呢？司机能做的，就是追那只在草坝上拚命逃的狼。我又打了一个点射，狼倒下了。在我们快追到时，它又跳起逃跑。我判断狼是装死，以迷惑我们。它没想到我们会如此死心塌地追上来。

眼尖的司机告诉我：“狼中弹了，你看它嘴里还在吐血。”司机想用车碾狼，狼大概知道了我们的图谋，连忙改道，跳过一道壕沟，往山上逃窜。

手急眼快的我，又打了一个点射，这下狼终于倒下了。不等车停稳，我抢先跳下汽车，突然狼“嚯”地站了起来，用它满泪的双眼瞪着我。我惊吓得直往车门后靠，一股怜惜突然升起。

司机令我赶紧开枪，慌乱中，我从腰里拔出77式手枪，近距离连开了3枪，狼终于倒下了。我扑过去，发现狼的眼睛未闭，我想用手去抹狼眼，结果抹了一把热泪。我知道，狼死不瞑目。

人性的本能，让我双膝立刻在狼面前跪了下来。我想把狼的尸体带走，找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埋葬掉。藏族司机大声说：“不行，快撤”！

这时，我才见四周的半山腰，一片狼嚎。我们的车一动，上百只的狼，从四面八方那只死狼包抄过来。那张巨网“捕捞”般的围剿，包围圈愈来愈小，快接近狼尸时，他们立马一片混乱，争先恐后撕咬

着狼尸。那场面,极为宏大气势,也令人毛骨悚然。

此时,我倒似一个杀人刽子手。我失声大哭,我为狼而忏悔。

是啊,在这 5000 米的高原无人区,别说做人,就是做一个牲畜,也是十分可怜的呀。

此时,文学写作为我搭建了一座神庙,使我获得了忏悔的平台与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就是我们的宗教,就是我们的信仰。而没有人性的文学,一定是短命的。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吧!它能让我们保持人的本性,不轻而易举地迷失。

善良,宽容,简单地活着,可能我们没有力量让这个世界变好,但我们可以让自己一天一天美好起来。

——一部高原之作,挑战了我的文学极限。应该说,文学是没有极限的。援藏前,我中标获得一个省级的课题。到援藏后,我每天挤出业余时间,写作出版了一本 30 多万字的书时,当地人的惊讶,不是我的作品写得如何,惊讶的是我在 4700 米以上的高海拔,如何写作的?

生物学家早已断言,人到海拔 4500 米以上将难以生存。并把这一高度,确认为“生命的禁区”。在这里,空气里的含氧量仅为内地的 50%,一年需九个月烤火度日。

对当地恶劣的生存环境,老百姓概括为:风刮石头跑,满山不长草;一步三喘气,四季穿棉袄。

在这种恶劣生存环境里,高原人说:“在这里,活着就是贡献!”此话对内地人说来,的确令人费解。

在藏北这一生命禁区里写点小文章勉强还可以,怕的是写大文章,那的确是件玩命的事。被人们称为“文坛大侠”的女作家龚巧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她决定要到生命禁区去进行创作,1985年9月,她开始了冒险的实践,可她在高原采访写作了没几天,便倒下了,遗憾万分地离开了世界。

青年诗人罗启潮,凭着年轻的优势也来到高原向“生命禁区”挑战,可惜寥寥无几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绝笔……

关于在生命禁区里到底能否写书的争论,由此而起。好在我著

【芳草如茵忆儿时】
罗启潮

书之前,根本不知道这些。

在藏北,那时还没有电灯,高原缺氧条件下,每次至少点两支蜡烛,才会放出亮光。而人在这种环境下,一动脑筋,常会缺氧头痛。同时人的灵感,也受到极大抑制。

在藏北,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我想喝也没这么快。结果向人打听,是因那曲气候太干燥,墨水挥发很快。而到冬天写作时,又很滑稽,墨水与瓶子永远是冰在一起。自来水钢笔在这里很难派上用场。

在藏北,那时信息极其闭塞,当天的人民日报,在一般的县城,最少要迟后一个月才能看到。写作在这种几乎与世隔绝的世界里,显然极不方便。

在藏北,长时间熬夜写作,手脚关节痛和腰痛也让人难受,尤其是握笔写字的右手,常常会握不住笔,肘关节伸不直,并隐隐胀痛。两眼眼压很高,眼珠像兔眼通红,眼珠常常感到欲从眼眶中蹦出来……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雪域高原上的写作,就是这样充满艰辛、苦涩和遗憾。

回想写作之路,就像在黑暗中摸索,有时一句诗,一段话,会让人顿悟或快乐。当我2008年获得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奖,2010年又获得中国时代艺术文学贡献奖时,我突然有一种记忆的冲动在燃烧。

当然,名也好,利也罢,这些都不是我“会当凌绝顶”的动力。许多单位或部门纷纷要召开我的作品研讨会,我均婉言谢绝。

写作对我起初是兴趣,后来成为八小时之外一份事业,现在感到是一份责任。我喜欢低调做人,我喜欢夹着尾巴做人。

也许我的过去微不足道是一滴水、一根草、一朵云或一个符号,不值一说。但它对我的人生可能就是一场透雨、一片森林、一个故事或一段耐人寻味的经历。

惟有忠实于生活的人,才有可能影响于后世。而这种影响首先是因为你创造性地保留了你所从属的时代的体温和气息。一个写作者回避了所经历的时代生活,充其量只是一缕飘散的云烟,时代过去了,什么也不会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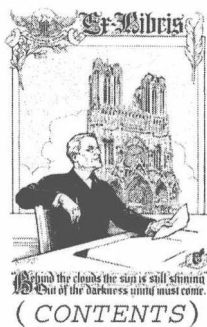
写作给我最大的财富,是淡定,是从容,是忘我我坚信,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想到人生的穿越,那些执著追求的坚持,那些意乱情迷的暗涌,那些天高水长的洗练,那些望眼欲穿的守望,最后敢大声说——此生没有虚度!这才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就想努力做这样一个人。

感谢写作,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个亲密而浪漫的伴侣,伴随我走过一个个缤纷四季。

这就是我所经历并追逐的文学人生。

张国云

2011年3月21日



雲邊書話 · 目录

自序 · 我的文学人生 001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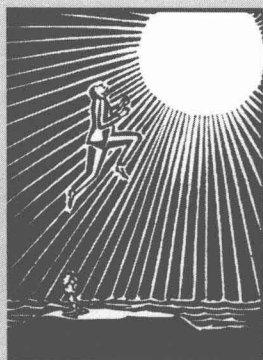
穿透灵魂	003
人在高原	012
一路狂奔	018
财富问号	025
叩天问路	029
如云掠过	032
商业模式	038
云上的金顶	043
夕阳新娘	047
服务崛起	049

- 062 眼界世界
- 064 与生命同行
- 067 一个妈妈的女儿
- 118 绿色经济
- 122 我们的命就是这个时代
- 126 中国什么都不缺，就缺操盘高手
- 129 听见云的流动
- 133 流通一次革命
- 138 生产服务
- 142 滚滚钱江又一潮

卷 下

- 149 自然情韵与生命感悟
- 152 渲染夸张和客观准确的艺术溶合
- 170 三问财富
- 172 前沿的问题与民生的视角
- 174 文学的召唤
- 177 肇自然之美成造化之功
- 179 期待一个全民富足的时代
- 183 张国云其人与其书
- 186 服务何时崛起
- 188 只有大富才能大国
- 192 西藏有条通天之路
- 196 高原赞歌
- 200 生命最倾心景致的世界
- 206 服务业如何跨越式发展
- 210 壮哉！雪域高原援藏之歌
- 215 伟大的时代需要巨人
- 218 悦读时代 智慧人生
- 220 危机，谁能逃脱
- 223 大美无华的诗人

诗的盟约	227
云彩流动的天籁之音	231
我们这个时代的抒写	234
黑暗中一束阳光	238
与云共舞	241
感悟时代 感悟生活	245
附 录 · 张国云作品系列	249
后 记 · 不负如来不负卿	253



— 卷 上 —

比利时·麦绥莱勒·光明的追求